



痛苦的意義

痛苦的意義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

翻譯
出版 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通訊處：香港總局郵箱二九八四
承印：香港明愛印刷訓練中心
一九八四年七月出版

版權所有 © 3000

The Mystery of Pain

PAUL J. LINDELL

© 1974 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
Minneapolis, MN 55440 USA

© 1982 Editions Trobisch, Box 2048
D-7640 Kehl/Rhein, Germany

目錄

導言

..... 1

1 痛苦的奧秘

..... 5

痛苦是真實的

痛苦是與生俱來的

責任的問題

新約的說法

解救的問題

撒彈與邪魔的勢力

2 對痛苦的三種反應

..... 14

躲避痛苦的企圖

極度堅忍的反應

反叛的反應
天主的答覆

3

聖經有關痛苦的觀點

.....

22

大自然的美善

痛苦的經驗

預嚐復活

在理解中成長

4

痛苦之福

.....

31

淨化的方法

顯示天主對我們的召喚

糾正歪曲的形象

痛苦能促使我們為他人着想

痛苦刺激崇拜

痛苦促使人祈禱

5 我怎樣對待痛苦……

我要接受痛苦

我要對付痛苦

痛苦的奧秘

43

本書作者二三事……

64

導言

我這一代，大多數人對於世界和生存充滿好奇和無所畏懼。不錯，生活的種種問題，並不會給某些人帶來恐懼，他們只是不自覺地飄流開去，不曾接觸到生活中的大困難。但對於我們大部分人來說，如果我們要在這個地球上，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這種種問題就是我們必須處理和克服的原料。

因為這樣，我們對各種問題都非常敏感。我們對一切事情，對每一種東西，無論大小，都一律採取解決問題的態度。我們把教育、科學、政治、管理、人際關係、工業、甚至藝術和宗教，一律當作問題看待，一一把它們歸於「問題」的範圍之內。我們耐心地找問題之所在，然後徹底分析，再加上種種推論和實驗，最後宣佈所找到的解決辦法。

我這一代也問有關「實用」問題。問一種東西有什麼用？為什麼它會出毛病？應如何修理？這種鍥而不捨的好奇心所得到的報償就是不斷有新事物發現、有新的產品產生，在時空的運用上，有新的勝利和突破。

不過另外還有一些極重要和使人困惑的問題，在附近伺窺着。它們似乎從我們存在的黑色邊緣上，在我們生或死之際，突然冒現。

在一條（出生的）前線上，我們的人口蜂擁而至，幾乎把整個世界都塞滿了。在另一條（死亡的）前線上，我們卻扳動了一種巨大的力量，只消三幾聲的巨響，在頃刻間就可掃蕩整個人類。

現在，我們就在入世與離世之間，在一團幽暗的包圍下，在痛苦與憂愁的包裹之內，掙扎求生。苦難和疾病，混亂和衝突，永遠不離我們左右，不知怎樣，事情總不如理想。每一件事總有它的腐壞面，即使是最高、最美麗的東西，也總有它們不能逾越的界限。難以抑制

的惡勢力，在大地上肆意橫行。

我們以前所提出的有關實用的問題，在此都不適合。我們現在所遇到的情況，和我們過去所處理的各種問題，無論在種類和程度上都不同。現在，我們必須提出另一類問題。我們應該問有關「存在」的問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為什麼活在世上？世界和宇宙由誰來控制？我們最終的命運是什麼？我們有沒有責任？如果要得救，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對於這些問題，我想先從個人着手，因為我收到許多在世界各地傳教的同道的來信，他們都充滿困惑和遭受了不少創傷。因疾病、痛苦，和失去生命力必須離開工作崗位的同道，這一切對於留下來的人，無論在精神和工作上，都成了超量的負荷。有一個人帶着滿心的辛酸敘述這種種苦況，悲傷欲絕的問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為什麼上主的僕人不能得到保護，能躲開「在黑暗中潛行的瘟疫」的爪牙，和

避免被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破壞所蹂躪？爲什麼我們不能得到治療和解脫、健康和力量？是天主不能和不願意給我們嗎？還是因爲我們不知道如何創造奇蹟？

我要從個人的出發點討論這些問題，還有另一個原因。不久之前，醫生果斷地把他辦公室的門關上，很嚴肅的對我說：「讓我坦白對你說吧：你得了癌症。」忽然，我發現自己以另一種新的方式面對人生最後的這條路。現在，折磨着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的痛苦，疾病、憂愁、和悲傷，緊緊地抓住了我。我將如何面對這一切呢？

1 痛苦的奧秘

痛苦、疾病、悲傷和死亡，都有它們的奧秘。如果它們只不過是某些問題，哲學或神學應該可以找到答案。如果痛苦只不過是某種失調或不適應，醫生或科學家應該可以找到醫治的方法。但痛苦，無論是怎樣發生的，都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事件。這正是聖經對待痛苦的态度。聖經並沒有對痛苦的困擾，作出精簡而合邏輯的答案，因為根本就沒有答案。它純然是一個奧秘。是什麼使它成爲一個奧秘呢？

痛苦是真實的

最廣義的說：痛苦不是想像的。它不是在燠熱的夏夜所作的一個惡夢。它是真真實實的，絕不是一種學術理論。它已發生了。它擊中了一個人，可能是突然、盲目、甚至瘋狂的。它是一個震撼，它的刺

傷更尖銳無比，而且正中要害。

痛苦在頃刻間從四面八方席捲而來。它可能來自自然的災害，像約伯所遭遇的那樣。它可能來自歷史的原因，像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被毀、被俘虜和被充軍到巴比倫時一樣。不過，無論是什麼情況，它總是真實的。它也是悲慘的。它令人傷心淚盡、欲言無語、麻木不仁。因為當人被痛苦侵襲時，人意識到它是一個奧秘。

痛苦是與生俱來的

人的本質就是受苦。「人自尋苦惱，如雛鷹自會飛翔。」（約5：7）真是這樣嗎？這怎麼可能？為什麼人必須如此？不是罪有應得的痛苦又怎樣解釋？到底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的確，事情本不該如此。那麼我們如何把一切扭轉過來，使事情重新納入正軌？

最簡單的事實是：我們不能逃避痛苦。它不是以一定的方式，同

等的程度，降臨到每個人身上，不過，它會降臨到每個人身上，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它直接深入我們人性和生活的根。我們可以從骨髓裡感受到它的存在。這正是這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奧秘的一部分。

責任的問題

當痛苦來臨時，我們總覺得自己多少應負一點責任，雖然明知道自己並沒有製造這痛苦或引發它。

這種思想在異教世界也輕微感受到。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更以這種感覺為基礎而建立他們整個人生觀。科學也按照因果的模式，尋找造成痛苦的原因，同時覺得多少有責任找出一種治療的辦法。

「是誰犯了罪，」門徒們問：「是這個人自己還是他的父母，使他一出生就是一個瞎子？」一定有某一個人或多人應該對這種悲慘的情況負責！

申命紀更把這種思想視爲正式的教義。約伯的三位朋友也是根據這種思想而假定約伯一定是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惡事，邪魔才降臨他身上，對他的罪加以懲罰。他對這種種苦難是應該負責任的！

在較高的層次上，有些人也許會說，我們得不到神聖的治療因爲我們的信仰太弱了，我們的精神太世俗化了，不適宜爲我們的朋友們求取天主的醫治。因此，我們對於痛苦的延續是應該負責任的。這一切無形中也增加了痛苦這奧秘的疑惑性。

新約的說法

新約並沒有提出痛苦來自天主的說法，不過對天主是否准許痛苦來臨卻沒有定論。

西滿！西滿！看，撒殫求得了許可，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但我已爲你祈求了，爲叫你的信德不至喪失（路 22：31）

— 32 —

天主准許撒彈「篩」和「試探」人。

我們知道我們屬於天主，而全世界卻屬於惡者（若一 5：19）。

天主「准許」這種情形存在！

在那個時期，黑落德王已下手磨難教會中的一些人，用劍殺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伯（宗 12：1—2）。

天主「竟沒有阻止」他（黑落德）！

一次又一次，像若翰洗者那樣，某些好人和聖善的人卻被惡人害死，他們或是受盡內心混亂與矛盾的折磨而死，或是因天災而被餓死，而天主似乎總是袖手旁觀，不對這些人伸出援手。

有些人忍受酷刑、疾病、飢荒、流離失所、孤苦伶仃、誘惑和精神混亂的痛苦而得不到解救。我豈不應該說天主似乎准許這些事情發生，正如祂准許最大的邪惡，臨於祂自己深愛的兒子身上？當士兵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時，他的敵人站在一旁拍手稱快。他們剝光他的衣服，戲弄和嘲笑他說：「他信賴天主，天主如喜歡他，如今就該救他，因為他說過：我是天主子。」（瑪27：43）但沒有任何解救——天主既不來救他，他的朋友和門徒也不來救他。然後在焦慮和絕望中，耶穌大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這加深了痛苦的奧秘性。

解救的問題

耶穌解救人脫離痛苦的意願和力量，的確是沒有限制的。他曾准許他的門徒使用這力量。這點我們都知道。但置身於一個因無數的痛

苦而流血、呻吟和哭泣的備受傷害的世界，我們竟一籌莫展。只有在很偶然，很偶然的情形之下，我們才能看到一個人掙脫痛苦的魔掌，完好無缺地站起來。有些人霍然站起來，像脫去舊袍服那樣，喇的一下把痛苦擲落；但更多的人卻被痛苦像裹屍布似的，緊緊地裹着，一直把它帶進墳墓裡。沒有多少藥物、外科手術、祈禱、傅油、覆手或克己祈禱，曾經治愈了我們最希望見到他們痊愈的人們。因此，我們為無數患不治之症的病人開設醫院和療養院。但仍禁不住要問為什麼會這樣？真的，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在天主的醫治力量和我們對治愈與解救的需要之間，竟有這樣大和不可跨越的距離？因此，痛苦的奧秘還是固執地存在，我們解不開。

撒彈與邪魔的勢力

聖經公開宣稱撒彈和魔鬼的力量與痛苦有關。有些人被束縛、受苦、受誘惑、被欺騙、受蹂躪、被壓抑、被折磨致病、致死。耶穌有

時也爲因附魔而跛足、體弱多病或癩狂的人驅魔。撒彈是一個我們看不見、更不能以普通的方法對付的敵人。他狡猾、邪惡、兇殘，而且無時不四出尋找獵物。

我們知道，即使在魔鬼不能攫取人的時候，他也可以興波作浪，引起恐懼、焦慮、抗拒、渴望或絕望的情緒，甚至可能因此而爲許多人帶來胃潰瘍、心臟病、腎病或頭痛等等。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相反的情形。魔鬼被供奉爲神，有經驗的巫師找到門路和不可見的世界內的鬼魂打交道，爲人求助和求治各種奇難雜症。甚至還可能祈求五穀豐收和家畜病愈。有些人藉着謹守嚴齋，得到神靈的幫助，有過人的能力。他們可以和遠處的人以思想交談。他們也可以一連幾天以高速度，幾乎是輕飄飄地在地面上疾走而毫不覺得疲乏。他們可以抵受冬天凌厲刺骨的寒風，也可以忍受夏天烈日如火的煎熬。他們可以赴熱湯、蹈烈火，百毒不侵，百病不生。

除此以外，聖經更告訴我們，魔鬼甚至是天主的僕人。我們不知道這個強大的敵人如何、爲何在世上有這許多權利，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他最重大的打擊，天主也可以把它變成一種祝福。當然其中最特出的是十字架的例子，撒彈引誘猶達，對耶穌進行那個卑鄙的陰謀。在加爾瓦略山上，魔鬼的惡行已到極點。耶穌承受了他最壞的遭遇，但天主卻把它扭轉，使它成爲世界的救贖。

然而，知道這一切也不能減輕我們的痛苦。這種知識只能增加這奧秘的複雜性。

2 對痛苦的三種反應

當人們不在耶穌的十字架下，不和耶穌一起面對痛苦時，他們自己如何面對重大的痛苦呢？

躲避痛苦的企圖

在這個大混亂的世界裡，人可以找到許多藉口不去面對痛苦。有些人想盡辦法躲避痛苦。

對於避免生理上的痛苦，我們有毒品、麻醉劑和針灸。

對於逃避戰爭的可怕，有些人可以說：「啊，我不夠資格服兵役」，或者「我在良心上反戰」。

對於天災造成的痛苦，有些人說：「讓政府和紅十字會負責。」對於遭遇死亡、意外事件打擊的人，鄰居們可能遠遠避開，心想

還是少管閒事爲妙（正如仁慈的撒瑪利亞人的故事中那些路過的猶太人一樣）。

佛教爲解脫身心痛苦提供了一種明悟之道。看看在亞洲各地供奉的成千上萬的佛像。這位佛是得道者。他的臉像一張面具——疲倦、乾枯、木然、冷諷。那雙眼冷漠地看着人生的種種痛苦，視而不見，毫不動容、毫無反應。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解脫痛苦和有系統地逃避痛苦的的方法。

基督徒的科學，聲稱痛苦是人可腐朽的心靈的一種錯誤，希望能藉此逃避痛苦。但對於世界上千百萬因意外事件和戰爭，身受殘廢之苦的人們，數以千萬計的精神崩潰和無助的人，千千萬萬忍受貧窮之苦的人，這又怎能算是明智而正直的看法呢？

逃避痛苦，無論用什麼方法，永遠不會成功。雖然，在人的思想中，可能有一段時間有效，但它不能對生活的中心起任何治療的作

用。人也許可以把大門關起來，把悲苦關在門外，但它總有辦法找到縫隙溜進來，或等在門外，直到有一天，門打開了，它可一鼓作氣衝進來。

壓抑或否定痛苦會帶來其他的罪惡。如果你把膏藥貼在一個灌膿的瘡上，皮膚下的膿會蔓延開去，使其他的地方也感染發炎。逃避痛苦的人，生活在不真實的世界。他的恐懼變成幻想。不久他會變得愚蠢不堪，他的正直和真誠，將蕩然無存。

印度教有另一種逃避痛苦的方法，他們聲稱人生的種種罪惡都出於前生所種下的惡因。痛苦不外是一種因果的循環。因此，人與人之間也不能有什麼同情可言，因為即使最大的悲苦，也不過是以前種下的因的結果，人對此實在無能為力。

但現代的印度人發現這套古老的教訓行不通，正想法把印度教結構中這個歷史悠久的基石推翻。現在的印度人抱着最大的決心要擺脫

貧窮、無知、痛苦和不平等。印度這樣做是基於一個全新的假定和技術，他們假定這種種毛病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實在不應該毫不批判地接受和忍受它們。這是一個勇敢的想法，但它走入了死巷。罪惡依然存在。

極度堅忍的反應

遠古的斯多葛派以他們堅忍的作風留名青史。他們刻意地、有系統地、有步驟地、靜靜地扼殺了所有關於痛苦的問題，而且一見任何新的痛苦出現，馬上以繩索對待。

在我們周圍，仍有類似的斯多葛主義者活着。他們有些人的思想複雜、嚴密。他們以嚴謹的推理和客觀的科學實驗為基礎，建立堅定不移的態度，然後冷眼看世事的流轉變換。

不過最普遍流行的，是一種所謂稀釋的斯多葛主義。以下是我們

常見的，表達這種斯多葛態度的俗語：

世事就是這樣。喜歡它或忍受它。

弱者瓦碎，強者反彈。

要來的總會來（十多年前一支流行歌曲的主題）。

怎麼回事，小子？難道你不能接受嗎？

對於不能治愈的頑疾，唯有忍受一途。

挺起胸膛，拿出一點大丈夫氣概來，你會得到它必然的結果。

但這些東西是膚淺和薄弱的，它們經不起考驗。它們不留餘地，沒有憐憫、悲傷、喜悅或希望可言。它們所表現的真實性也是偽裝的，因為這種心態不能忠實、穩重、和整體地看生活。在所有的門都關上後，不能向天上打開一扇窗，更不能尋找明天。對生活中的痛苦抱着這種態度是沒有希望的，因為希望早已胎死腹中。

反叛的反應

第三種對痛苦的反應是直率的反叛。這種態度消極的形式就是：當悲劇發生時，對天主和聖言採取怨對的態度。有一個在中國傳教的傳教士，他的兒子在一次意外中溺斃。他責怪天主對他不忠誠，漸漸地導致埋怨和怨對，最後演變成劇烈的反叛。他離開了與主同行的光明，而墮入世界毀滅的黑暗中。

反叛也可能表現於積極的形式，像甘地，一生致力於使印度脫離貧窮和痛苦情況的運動。

一般而言，反叛並不能解除痛苦。它只能增加怨苦和心理負擔。這種反叛的情緒逐漸演變成我們現代常見的情緒激烈的例子。這種例子我真是見得太多、太多了。無疑，這種反叛是由痛苦、不公平和邪惡所引起的。但反叛本身不是治療的良方。它並不包含加爾瓦略山、復活和聖神降臨，它不能帶來一個光榮和有力量的新紀元。它沒有救

世主。因此，它沒有拯救的力量。它只能變成另一種形式的痛苦。它的作用不過是企圖以一種痛苦，醫治另一種。

如果反叛的人能明白天主是至高的反叛者（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天主曾向所有扭曲祂的造創的惡勢力展開對抗。祂把世上所有的痛苦、邪惡、過錯，挑在自己肩上，把它們全部拿走。「我們所有的痛苦使他痛苦。」吾主耶穌，親自承受了撒彈和死亡的暴虐，他的十字架成了治療之水的泉源，在這泉源之下，天主使人回復本性和完整。

天主的答覆

天主對這個正趨向腐爛、滅亡的舊創造的失敗、錯誤、邪惡和痛苦的答覆就是新創造的來臨。祂不會把復活生命的新酒，裝進第一次創造的酒囊裡，因為這樣會把舊的酒囊漲破。祂會把新生命放在一個

新創造的新酒囊裡。

把這個新創造、這治療和復元帶來的，是生命之主耶穌。他從死亡中復活、升天和派遣他的聖神到世上來，他自己將來也會在威能和光榮中再度來臨。一切讚美、欽崇和光榮，將永遠歸於他。亞孟！

3 聖經有關痛苦的觀點

從較寬闊的透視點看痛苦、受苦、邪惡，及其相關的麻煩是很有用的。讓我解釋其中的原因。

健康與幸福從第一次的創造引申而來。天主創立了高度的完整性，使我們的原祖父母可以在天主對大地的目標和意願之下，自由和滿全地生活。那時根本沒有邪惡出現；也從來沒有任何痛苦和悲傷；更沒有因疾病、意外或老年所帶來的損傷；當然也沒有死亡。生命就是喜悅。沒有任何限制，會褫奪我們的原祖父母身心和精神上的生命的喜悅。這樣的健康卻不是為它本身的目的，它只是天主印在祂所創造的子女身上的肖像，而且這也使他們能適合地、健康和幸福地生活在大地上；他們的家鄉裡，永不休止地以最完全的虔敬、喜悅和平安、愛和崇敬侍奉天主。

這是在創始、在第一次創造時的情形。現在我們在思想上跳到一部書的最後一章，在時間上穿過時光隧道，進入世界之末期，和新創造的滿全之內。在最後的復活、在新天地、在失而復得的天堂裡，同樣完全的健康和完整，將可再度實現。人又可以回到幸福的家鄉，沒有眼淚、痛苦、邪惡和死亡。天主將是一切並且在一切之內。

在這個時候，從第一次創造開始到新創造的勝利之間，因為罪惡，這種完整和健康會受到駁斥；痛苦與悲劇，因為人與天主的關係破裂而出現。完全因為亞當與厄娃的墮落，痛苦與苦難便像溪流一般，源源不絕地流出憂傷和世上全人類腐敗的苦水，而最後的結果是死亡。

現在，我們所有生活在這兩個偉大的創造之間的人們，可有三個很有意義的經驗：對大自然的美善、對痛苦和預嚐復活的經驗。

大自然的善

人對大自然、世界和生命中的美善，對天主在第一次創造造成的美善，還保留着最原始的經驗，它不會因為人類墮落被判罪與懲罰而消滅。的確，大部分同類的經驗，在洪水的判罪和人類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判罪後仍然保存下來。

真的，我們的大地是富饒和美麗的，它充滿了奇妙的生物和資源。它引發人們唱歌詠詩的靈感雅興，激起了他們去探索和征服的豪情壯志，鼓勵了他們去勞動和孜孜不息的苦幹精神。它給予人們財富和享樂，家庭和數不盡的舒適。這全都是天主的工作和賞賜。我們並沒有製造這一切。我們不能任意揮霍，因為它們不是我們的。

在自然之內我們可以看到忠心耿耿的美德——日與夜的交替、季節與氣候的更換、定期的生長與收穫——同時，在維繫全體的奇妙的大自然的律中，我們也看到同樣的忠誠。自然基本上是喜樂，天主

的喜樂。聖詠的作者獨具慧眼，能夠描寫出羣樹拍掌歡呼，星星欣悅歌唱，讚美上主，這樣美麗的詩情畫意。這是自然的基本要素，雖然它會不時受到風暴、乾旱、洪水、災禍和種種悲傷事件所傷害。

因此，我們生活在天主美好的世界裡，天主在這裡留下許多祂的臨在與力量的記號。「其實，自從天主創世以來，他那看不見的美善，即他永遠的大能和他為神的本性，都可憑他所造的萬物，辨認洞察出來。」（羅 1：20）不過，祂依然把馴服管理大地，開墾、照料和盡量利用大地以光榮祂的責任，交給人類。這使我們有機會，終生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陸上、海上和天空中——為天主工作和生活，並且把我們在世上的一切活動，變成對祂的服務。

痛苦的經驗

但是痛苦潛入我們的世界和我們的生活中，使我們舉步躊躇。它

拉響了刺耳的警鐘，提醒我們這個世界是一個破裂的世界。它受了判決。它受到詛咒。它在逐漸趨向毀滅。它注定了必須死亡。它徹底地受病毒感染。唯一救活之途就是把它連根拔起，投入火堆裡（就像我家後園裡那株木莓，完全被病毒感染後，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它扔在火堆裡）燒毀。

颶風席捲農莊和市鎮，留下無數的破壞。洪水沖走房屋和土地。地震像篩沙石那樣，把人和他們的器具、物件，篩來篩去。毒蛇猛獸和害蟲，令人恐懼和防不勝防。我們頭頂上的空氣混濁不堪，我們的河流也全受到污染。癌症、心臟病、盲目和病菌，像強盜在黑暗中出擊那樣，胡亂侵襲我們的男女老幼。

肉體的痛苦是死亡的開始。死亡的手節節向我們伸過來。我們的肉體是屬於第一次創造的；它們是屬於這個世界，是世俗的。它們將要毀滅而歸於塵土。痛苦是預兆，是預嚐死亡的滋味。現在，它可能

只是一個警告的預兆，但有一天，它會變成一道最後通牒，到時我們就要把肉體交還給它的來源地：大地，讓它躺在土裡，一直等到這個舊的創造最後在審判的火焰中被燒毀為止。

預嚐復活

隨着基督的復活，開始了新的創造。耶穌復活而成爲第二位亞當，成爲一個新的、再生的民族之父。他升上天主的寶座以統治這新創造，並爲它訂下新的綱領。那時將有新天新地出現，因爲舊的會過去（參閱默21：1）。默示錄用盡一切奇幻的文字描寫將來這個新天地不可言喻的光榮。它最初的果實已出現了，不過它最後的滿全尚有待時日。它在等待最後的命運。不過它不必等太久，因爲最後命運的來臨，爲時已不遠。

雖然它正在來臨，但它實在已來臨，只不過世人見不到而已。是

耶穌把它帶來的。聖神藉新生把它植入我們之內，讓我們預嚐復活和新創造的滋味。其中的一些預嚐留在某些人的心靈裡，另一些，卻可從聖神因為我們對天主的服務而賞給我們的禮物中見到。當聖神帶來一個時期的治療時，永生也會在人的肉身上留下痕跡。我想這正是羅馬 8：11 這一段的部分意義：「如果那使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聖神，住在你們內，那麼，那使基督從死者中復活的，也必要藉那住在你們內的聖神，使你們有死的身體復活。」

在理解中成長

如果我從正確的透視點看痛苦與治療，我對它們可有以下的答案：

△我了解，當我相當健康和沒有疾病時，我知道自己在享受着天主對第一個創造（即舊創造）的好照料，因我現在仍是這個創造的一部分。同時，我也知道這只不過是暫時性的，在任何時刻，我都有可

能受到痛苦的侵襲，甚至會被擊斃。

△我了解，生病時，我的痛苦在告訴我，我是會死的；事實上，我已在趨向死亡的過程中，因為我的肉身不久就要歸於這個正趨向毀滅的創造的塵土。我接受這一點，並準備好在任何時候，只要天主喜歡，我就把身體交出來。當我在世上行走時，我是以專為這個創造而造的身體行走，但，當我終於能在新天地行走時，我就會有一個新的身體，那是天主專為將來的新天地而給我的身體。

△我了解，當聖神讓我預嚐新的創造——無論是透過他對天主子身分的見證、他賞給我的服務獎，還是他治療我肉身的痛苦——我要高聲讚美：亞肋路亞，因為我相信、也明白，我們很快就要改變了。「因為這可朽壞的，必須穿上不可朽壞的；這可死的，必須穿上不可死的。……那時就要應驗經上所記載的這句話：『在勝利中，死亡被吞滅了。』」（格前 15：53—54）

因此，無論是健康良好或不良好，或在聖神的治療中，聖保祿這段話是最真實不過了：「所以，我親愛的弟兄，你們要堅定不移，在主的工程上該時常發憤勉力，因為你們知道，你們的勤勞在主內決不會落空。」

4 痛苦之福

在結束討論痛苦以前，讓我們來看看新約所記的，由痛苦帶來的奇妙和令人驚訝的轉變。

本來好像是一種審判，現在變成了憐憫。本來是一個牢獄，現在變成一扇洞開的門。本來是黑色的謎，現在卻帶來淨化、目標、和光榮。焦慮？它曾一度在心裡不斷地、悲慘地跳動，此刻竟然停止了。信仰穿過眼淚、痛苦、和邪惡，抓住那曾克服黑暗和黑暗所附帶的一切的耶穌受傷的手，和他一同登上他的寶座，等待最後一個敵人俯伏在他腳下的日子來臨（見弗 2：6）。

耶穌復活以前許多許多年，達味曾得過非凡的光照，寫下聖詠二十三篇這樣不朽的慰語：「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險，因你與我同住。」（詠 23：4）

現在，新約更直接向痛苦的牢獄高聲歡呼：亞肋路亞！

△我的弟兄們，幾時你們落在各種試探裡，要認爲是大喜樂。
(雅 1：2)

△親愛的，你們不要因爲在你們中，有試探你們的烈火而驚異，好像遭遇了一件新奇的事；反而要喜歡，因爲分享了基督的苦難……
(伯前 4：12—13)

△……是天主的承繼者，是基督的同承繼者；只要我們與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要與他一同受光榮。(羅 8：17)

那麼，在痛苦的牢獄裡，還有什麼值得喧嚷的？的確，痛苦本身並不能帶來光榮。

不過，初期基督徒從這痛苦的牢獄中發現的一些秘密，使他們甚至去乞求痛苦，以便獲得與痛苦神秘地相聯的光榮。

如果我們暴躁或憤怒地問：「爲什麼它會臨到我身上？」你是不會找到答案的，因爲它被鎖在你的「我」裡面。

我讀過一篇文章寫一位父親得到他的兒子在越南陣亡的消息後，憤怒的責問：「我的兒子遇害時，天主到那裡去了？」他的老牧師慈祥地對他說：「就在祂兒子在加爾瓦略山遇害時祂所在的地方。」牧師把這位悲傷父親引到耶穌跟前，教他明白，在髑髏這地方所發生的事件，如何把痛苦和苦難，悲傷和兇暴，轉化成勝利。

那個像我們這樣的人，手上染滿了罪惡的鮮血，必須把自己連根拔起，才能掙脫自己對階級和才智所感到的驕傲。像他這樣的人，才能寫出這些充滿智慧的話：「我爲基督的緣故，喜歡在軟弱中，在艱難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因爲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格後 12：10）因爲基督的力量在軟弱中變得完全。

保祿的話以被釘和復活的基督爲根。爲了基督的緣故，保祿自願

和故意去忍受喪失他認識基督以前所珍惜的一切之苦。他忍受這些痛苦爲了「賺得基督，爲結合於他……我只願認識基督和他復活的德能，參與他的苦難，相似他的死，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復活。」
(斐 3：7—11)

多麼奇怪的說法！在某種神秘的方式下，痛苦變成通向可能與基督建立最深的情誼，和可能深刻認識他的道路。

這一切都在說明，痛苦和這世界的邪惡，可能帶給我們的種種傷害，但如果我們能在基督和他復活的力量之內面對它們，它們反而會把我們帶到鴻福之路上。於是，它們變成我們的助手，甚至如你願意的話，它也可稱爲我們的僕人。它們把我們聚集到基督身邊。但痛苦如何可能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讓我們討論一下：

淨化的方式

痛苦可能使我們淨化。很多人爲某種疾病，或一種苦難，或把他

們帶到耶穌跟前尋求更進一步淨化的損失，終生不斷地感激天主。

列柏做過幾個很大的信徒團體的牧師，因為患了一種幾乎令他喪命的病而臥床數月。病愈和康復後，他這樣說：「我多麼感激天主叫我站到一邊，要我暫時停止一切，爲了我所受的苦，我應該怎樣讚美祂啊！『受苦難於我確有好處。』（詠119：17）。回憶過去的一切，我真不願意用它來換取世上的任何東西。如果上主曾這樣戲劇化和即時治愈了我，我將失去多少由這痛苦的經驗所帶來的祝福啊！」

列柏接着談到，主在他的痛苦中降臨他身上時，他所經驗到的深切的淨化。得病後，許多個月以來他第一次感到主是這樣接近他，這樣耐心教導他，使他看到他自己的需要、空虛、肉身上的罪惡、驕傲，和爲次要的事務忙碌不堪的愚昧。他說「主使我明白，我會把工作放在崇拜之上。我越來越關心真理的知識而不注重天主的知識。」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次，我們幾個人去探望天主一位非常能幹的

僕人、我們的一位好兄弟、一個優秀的傳道員的情形。幾個星期以來，他的病情日益惡化，一切救活的辦法似乎都沒有什麼效果，他已臨近死亡的邊緣。他把我們都叫到他床前，以微弱和飲泣的聲音，向我們懺悔一件長久以來一直噬着他的良心的事。我們向他講述天主的仁慈和寬恕，天主的平安，即時好像甘露降臨他身上一般，他帶着極大的寬慰躺回床上祈禱：「主啊，現在就讓你的僕人平安離去吧！」

但我們說：「不，主啊，不要叫他去！我們需要他！」我們因主之名給他傅油，並爲他覆手祈禱。接着那幾個星期，他逐漸復元，恢復體力和健康，再爲主傳道十五年後才死去。

雅各伯說信徒的祈禱，可以挽救病人，主會把他提升。「如果他犯了罪，他的罪也會得到寬赦。」我們的這位弟兄的疾病把他拉近天主，使他經驗到從來沒經驗過的罪的寬恕和深刻的淨化，這一切完全因爲他能從十字架看痛苦。

顯示天主對我們的召喚

痛苦有助於顯示天主對我們的召喚。「那說自己住在他內的，就應當照那一位所行的去行。」（若一 2：6）在一個基督門徒和追隨者痛苦的時刻，就是耶穌的生活在他身上彰顯最好的時刻。

這就是保祿以下這段話的意義：「我們在各方面受了磨難，卻沒有被困住；絕了路，卻沒有絕望；被迫害，卻沒有被棄捨；被打倒，卻沒有喪亡；身上時常帶着耶穌的死狀，爲使耶穌的生活也彰顯在我們身上。的確，我們這些活着的人，時常爲耶穌的緣故，被交於死亡，爲使耶穌的生活也彰顯在我們有死的肉身上。」（格後 4：8—11）

這段話點明了天主對我們的召喚的內容：就是以我們的肉身，展示天主子的生活。而且，如果我們能從十字架看痛苦，他的復活生命、祝福、和力量，會更清晰地顯現。

泰爾和一些新到的傳教士在一家中國茶樓飲茶。灌了幾碗清茶之後，泰爾忽然一拳打在桌面上，當然，茶碗裡的茶流滿一桌。

「在中國，」泰爾說：「你接受的是一碗一碗的東西，然後，溢滿而出的是在你之內的一切。如果基督是你的生命，那麼，任何時候，只要受到激發，耶穌的生命就會從你的身體顯示出來。」

痛苦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對我們體現天主的召喚很有幫助。天主對我們的召喚，當然就是與耶穌同行，同時，在每次受到激發和被痛苦碰傷時，能讓耶穌的生命，溢流而出。

糾正歪曲的形象

痛苦常常糾正歪曲的形象。我們的視力的焦點不對了。大事件反而逐漸模糊不清。瑣隙小事，逐漸隱現而變大，變得重要和緊急。我們為它們而緊張，更把四周的人，支使得團團轉。然後，痛苦來了。

因為我們這現時輕微的苦難，正分外無比地給我們造就永遠的光榮厚報，因為我們並不注目那看得見的，而只注目那看不見的；那看得見的，原是暫時的；那看不見的，才是永遠的。（格後 4：17—18）

當我們從十字架看苦難，我們就能從正確的透視點看它，能得到均衡。痛苦可以糾正我們的視線。

痛苦能促使我們為他人着想

痛苦——如果我們能從十字架看它——能促使我們為他人設想，能向他們伸出援手（而不是去判斷、批評他們和定他們的罪）。

我們看看耶穌在加爾瓦略山上，如何度過的最後幾個痛苦焦慮的時辰。他流血和痛苦，討厭的蒼蠅在傷口四周圍飛來飛去，嗡嗡作響，更加上看熱鬧的羣衆殘忍的嘲笑和譏諷。

首先——他安置了他的母親，把她托付給若望。

接着——他爲一個本來沒有信仰的強盜，打開了天堂之門。

然後——他爲他所有狡猾的敵人祈禱：「父啊，寬恕他們。」

在此時此地，在痛苦和死亡之中，他的愛、忍耐、慈悲、和對他人的關心，無阻地通向他周圍的人們的需要。

保祿也寫過，從痛苦中學會如何以痛苦帶給他的安慰，去安慰他人，這安慰是他從耶穌的十字架上找到的。

痛苦刺激崇拜

當我們從十字架看我們的痛苦，我們的崇拜也不同了。在一間現代化的教堂裡，在恬靜、友愛、幸福、完全奉獻和無損傷的健康氣氛下，唱「我交出一切」，和坐在一堆灰燼裡，失去一切（家庭、房屋、牲口、名譽），帶着損壞的健康和流血的傷口，妻子和朋友成堆

的輕視，而簡單地說：「上主賜的，上主收回。願上主的名受到讚美！」（約 1：21）真是非常不同的兩回事。

我們常常唱「讓我們齊來感謝我們的天主，」但很少人會記得，這是在一場瘟疫的大毀滅之中寫和唱出來的心聲！

美國南部奴隸的種植地的荒蕪、貧窮和不自由，激發他們崇拜天主的心聲：「沒有人經歷過我所受過的困苦，只有耶穌明白。光榮天主，亞肋路亞！」這是痛苦的心，在十字架下的讚美和崇拜。

痛苦促使人祈禱

痛苦來臨時，人會被感動而祈禱。聖經裡（甚至所有的書籍裡）最偉大的心靈祈禱，就是聖詠的作品。「上主，我由深淵向你呼號。」（詠 130：1）聖詠大部分的詩篇，都是從各種的痛苦和煩惱的深淵，向天主發出的呼號。

在痛苦來臨時，人們不只爲他們自己祈禱，他人的痛苦也常促使他們祈禱。保祿請求他人爲他祈禱，他不只一次說出，他自己因爲他人爲他的祈禱而蒙受福祐（見斐 1：19）。

列柏說：「在這次的經驗中，我最大的安慰是寄到我家來的信、電報和朋友打來的電話，這些關懷一次又一次使我確信，天主子民的祈禱……世界各地千萬的基督徒的愛、關懷和祈禱，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5 我怎樣對待痛苦

現在，還剩下一點。對於痛苦，我講了這許多，現在我要問，痛苦臨到我身上時，我應該做什麼，應怎樣對待痛苦和怎樣對待發生在我四周的人們身上的痛苦？我所指的，仍然是意義最廣泛的痛苦，包括一切因爲人脫離天主而爲世界及人類招來的罪惡。如果我要對這個問題找到正當的看法的話，我應該從個人方面着手，應該簡單和直接。

我要接受痛苦

首先，我要接受痛苦。聽保祿怎樣說：「我爲基督的緣故，喜歡在軟弱中，在凌辱中，在艱難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格後 12：10）這是接受的語言。讓我解釋：

我要確確實實地接受生活中的一切痛苦：那些臨到我身上的、那些傷害他的人、那些我所見的，在我四周的環境之內發生的痛苦。它們是真實的，是實在的、是活生生的，它們刺痛人，使人受傷。我要坦誠地面對它們，不逃避它們，也不假裝看不見；不高估也不低估它們，要盡量接受它們的現實情況。

有些人強辯說，世界已越來越好，越健康、更接近天堂了。這是共產主義、人文主義、實証科學和偉大的美國社會膚淺的樂觀主義。但是廣闊的快車道、超音速飛機、自動清洗機、原子能、神奇電腦、對每個人的醫療照顧，並不表示舊創造的一切腫瘤性的痛苦，已得到完全的控制與治愈。它們仍然是毒害，仍然在各種新的麻煩中出現，如果現在已不在痲瘋病和瘧疾中出現，就在精神病、道德敗壞、和社會鬥爭中出現。因為舊創造正在逐漸腐壞。它在逐漸死亡中。我們在自己和他人身上見到的痛苦，不過是單獨的個人直接、親身和真切地

蒙受普遍的痛苦而已。在罪惡的詛咒下的生活基礎是悲劇性的。在它之內和它本身，都沒有治愈的可能。它的全部過程是注定不幸的。它的結果是絕望。因為這個充滿種種罪惡的世界，將要面臨被投入「火焰中」的最後結果……「在那一日……大地及其中所有的工程，也都要被焚毀」（參閱得後 1：8 及伯後 3：10）。我接受這最真實的一切。

這一切也包含着令人悲傷的一面：真實的悲傷。我也要接受這種悲傷。我會因眼看着痛苦肆虐而哭泣流淚，痛苦呻吟，但我不會認為這是一種羞恥。我的救主曾在十字架上哭喊「我渴！」我也不怕坦白承認和表達自己對痛苦的感受。

如果我在忍受痛苦時哭泣，他人會體諒。我們不會覺得奇怪。不過耶穌卻希望我能在他人傷心時傷心，哭泣時哭泣，不要忘記那些受束縛的人和體會他們受束縛的痛苦。當他站在拉匝祿的墓前，他何嘗

不是如此？爲我們所受的苦難，他也受苦難。他承担了我們的弱點和承受我們的病苦。「基督也爲你們受了苦，給你們留下了榜樣，叫你們追隨他的足跡。」（伯前 2：21）

在自然之內也有痛苦和它在痛苦之下的呻吟。當山火毀滅森林時；當所有的河流都被嚴重地染污；當整個城市都被罩在令人窒息的煙霧下：我希望能陪着大地在它的劇痛中呻吟。

痛苦是真實、確實、創痛、嚴厲、殘暴和充滿破壞性的。這是不能逃避或以香水、玫瑰花、輕音樂來沖淡，正如當殯儀館的人給我一把玫瑰花瓣代替泥土，撒在靈柩上；當我讀到天主這段宣判的話：「你原是泥土，將來仍要歸於土」時，天主也沒使這些嚴厲可怕的話，變得溫和中聽。其實，祂並沒有以玫瑰花代替泥土和塵土。我也不會。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而我要接受它，接受天主造成這樣的事實。只有這樣我才能坦誠地接受事物的真實狀況。

我要承認痛苦有權存在我所居住的這個世界。它的存在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是借助某種掩飾而潛進來的。它不是持着一張偽造護照入境的。它也不是某種錯誤或一個不幸的變化。痛苦在這個世界上因為它有這個權利。它可用小兒麻痺症襲擊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羅斯福，它可以擊沉鐵達尼郵船，可用巨大的地獄之火掃蕩廣島，它可以把異端傾注到教會裡，可使聖人斷頭。它能頒發命令和有權威。它在世上遊蕩，直到世界的末日為止。

聖經把自然的邪惡和受譴責的邪惡聯起來。自然的邪惡和痛苦常常是天主的「不！」明顯可見的標誌，這是因為人犯了罪叛離祂，使祂對創造和人作出的宣判。自從安樂園的園門關閉後，上主的天使便奉命持着閃光的雙鋒劍在那裡把守着——從那一日起，大地就充滿暴力和荆棘、痛苦和暴亂、腐敗和絕望。人被扭曲地生活，簡直就是天主對人本來的意向和目的最可悲的改變。

從某一個意義上說，這種情形不過是暫時的，因為它不可能永遠這樣繼續下去。但從另一個意義說，這是長久的，因為它的本質永遠不能改進。任何一種治療、改進，將永遠都是不完全的，永遠是暫時性的，只能緩和痛苦一個很短的時期。它指示着一個偉大的日子的來臨，那時，在天主的新創造裡，悲傷、眼淚、疾病、邪惡和死亡都要結束。不過，地球存在的一天，它也會繼續留在痛苦之中。這將是世界的負面元素。這是天主的意願，祂要世界這樣。這是祂處理這個情況的方式。因此，有痛苦是正確的方式，所以，我接受痛苦，認為它的存在是合法的，同時是受詛咒和被打擊的世界的真實遺產。

天主對亞當說：「爲了你的緣故，地成了可咒罵的；你一生日日勞苦才能得到吃食。地要給你生出荆棘和蒺藜，你要吃田間的蔬菜；你必須汗流滿面，才有飯吃，直到你歸於土中，因爲你是由土來的，你既是灰土，你還要歸於灰土。」（創3：17—19）

如果我承認痛苦有權臨在世界上，我也應承認它有權臨在我身上；因為我的身體，是屬於大地的塵土，因此我也分享這個舊創造的眞實事物和命運。雖然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曾經和基督一起從這個世界的邪惡中解脫，我們仍然處於這世界之內，並和其他的人一同陷在撒彈的陷阱裡（見若一 5：19）。從這個邪惡的情況而來的痛苦，會影響每一個生活在這個世界裡面的人。

在德國，因汽車失事而死亡的人數，一年之內竟高達五萬，還有無數因此而幾年幾個月都不能痊愈的傷殘人士不算在內。在戰爭的詛咒下，我們所有人都逃不過悲慘的遭遇和嚴重的損失。疾病就在我們所呼吸的空氣中，在我們所吃的食物裡，甚至在我們的血管裡面。魔鬼在大地上潛行，任意攻擊人們。共產黨人在解放中國大陸後最初的五年之間，殺害了五千萬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內，所有的教堂被關閉了，各種信仰都被判為不合法。昨天，我們團體中有一個青

年在河裡遇溺。今天，鄰居的小店被賊人爆竊，他自己被打傷。明天我可能會得心臟病，或因癌症而施手術，以後永遠不能走路。

在這個地球的大破產中，我們所有的人（包括中國人、非洲人、印度教信徒、共產黨員、富人、窮人）都是同謀者。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重大的失敗中的股東。證明我們有這種共同性的就是死亡。沒有人能逃避死亡。沒有人可以去參加他自己的葬禮，然後回到家裡。不，絕對沒有人可以這樣做！永遠沒有！因此，我要接受這一點，不認為對世界如此，對我自己亦如此，因為我也是灰土。這是天主的作為，祂的審判，我只好接受。

我要為耶穌的緣故接受痛苦。這話的意思是，無論什麼痛苦臨到我身上，我也要接受它，承認它是從天主手中來的。

耶穌曾經這樣做過。撒彈親自調了他這個痛苦的杯爵，很強暴的強迫他接受。耶穌說他可以招來十二軍團的天使對付他的敵人，但他

沒有這樣做。反而，他接下苦杯，來到他父跟前祈禱：「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罷！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願意的。」父並沒有拿走苦杯。父沒有使他免除這苦杯。因此，耶穌從父手中接下這苦杯，一飲而盡！當傭兵到山園裡來抓他時，他任由他們把他抓住，一點也不反抗。

約伯也曾這樣做。一切都喪失了，一切的一切，除了他自己的心跳外。他落到最低的底層。撒彈把他完全擊敗，只差性命沒有拿走。他的朋友們定了他的罪。他的妻子催促他咒罵天主和去死。當約伯聽到這一切，看見他四周圍的荒涼慘狀，他用一片破瓦，去刮他發出惡臭的傷口的外層，但他並沒有詛咒他的惡運。他也沒有責怪撒彈所做的一切。他更沒有咒罵天主。反而，看到天主在這一切之內的作品，然後肯定地說：「上主賜的，上主收回。願上主的名受到讚美！」

（約 1：21）

達味也曾這樣做過。達味最寵愛的兒子背叛他。兒子組織了一支叛軍，直逼耶路撒冷而來，企圖推翻父親，自立爲王。達味事前一點也不懷疑，一點也沒有準備，消息傳來，他在悲傷、痛苦、和屈辱中，匆匆帶着家人和一些隨從和忠心的部下出城。從一條山澗對面，走過來一個名叫史米的人，他一面大罵達味，一面向他們投石襲擊。達味的其中一個將領很生氣的對達味說：「讓我去砍下這死狗的頭。」但達味阻止他說：「讓他罵罷！如果上主吩咐他說：你咒罵達味！誰還敢說你爲什麼這樣做？」達味竟能把一個充滿怨恨的反叛者對他的咒罵，看作來自天主的言語！

居雍夫人被禁在法國一間牢獄裡，她把這牢獄看作天主的籠子，她自己是天主的金絲雀，被主安置在那裡，爲的是使她唱歌取悅祂。因此她在法國這座大監獄裡，寫下了她最美妙的歌，唱出她最動人的韻律。她被幽禁，因爲她對耶穌的信仰；她讚美天主，因爲祂把她安置在祂的籠裡，讓她有機會爲祂唱歌。

英國的殉道者因為他接受了復原派的信仰而在血腥瑪利亞統治時代被判罪，行刑時在斷頭台上高喊：「感謝主，這是主的前階，現在我已回到天鄉了！」

安德申先生癱瘓了，在明尼亞波利斯的溫德蘭醫院留醫好幾年。我們很多去探望他的朋友，都帶着滿心歸向主之情離開醫院。在他瀰留的數日，因為關節炎而痛得全身扭曲，而且幾乎完全不能移動。但講到上主對他的仁慈聖善時，他的眼睛卻炯炯生光，閃着無限的智慧與榮耀。對他來說，溫德蘭醫院就是主的房屋。他的床就是祂的踏腳凳。他的關節炎是主給他穿在身上的一件袍子。（有一次他向我們囁眼說：耶穌也穿了這件袍子，因為他承擔了我們的殘廢——或穿上了我們的疾病。）照顧他的護士們是天使。他從來不埋怨，只有讚美上主和祝福每個人。就這樣，他把每一天看作主給他的一份禮物，而把它變成讚美的工作和服務，讚美的崇拜和對天主的崇拜。

以上所舉的例子，都表示一種接納的信仰——一種歡迎痛苦、疾

病、爲基督的緣故而受貧困和不幸的信仰。在一切的事上都能體會天主愛的援手，因此能爲每一件事感謝天主；因爲明白這是天主的旨意（參閱弗 5：20；哥 3：17）。這種接納的態度在向我招手。我要追隨它。

信仰不只包含接納——甚至包含喜悅和感恩的接納。（這是多麼自由和奇妙啊！）聖保祿因軟弱和蒙受災難而歡欣，他更喜歡爲他自己的軟弱而誇耀；不只是爲了基督的緣故，同時也因爲在他的軟弱中，基督的德能才完全顯出來。他說他喜歡痛苦，因爲這樣，基督的力量才能停留在他身上。

我們向天主懇求治療，求免除災難，因爲我們有一個很強烈的想法，以爲在健康、強壯、和一切事情都順利的時候，天主的光榮和德能，是最容易表現的時候。保祿把這種想法倒過來，聲稱在軟弱、艱難、和貧困——甚至在痛苦中，天主的德能最能表現，最能發揮效用！

不知怎樣，抓住信仰後，不只能一一躲開魔鬼火熱的標槍，同時還能用它們來開啓天主的拯救力量（正如保祿和息拉在斐理伯坐監的情形一樣）。悲劇變成了勝利。涕泣之谷變成了開滿春花的綠洲。信仰在服從、知足和接納之下發展，而達到探索和征服。一個少年人，不用什麼，只用一個投石器就能把哥肋雅的攻擊變成一種勝利，擊敗了整個培肋舍特人的大軍。達味不只接受了攻擊，他還利用了它！

我們的主耶穌是一個最佳的實例。出身卑微，在默默無聞中長大，周遊講道施教，只靠極少的贈予和大部分來自婦女的捐助過日（見路8：3），被拒絕、憎恨、被釘死和被葬在另一個人的墳墓裡。但他利用了這一切。他特意選擇這條道路。他雖然富有，但他刻意接受貧窮，好使我們能透過他的貧窮而富有。

我承認他的這一面對我最具吸引力。基督徒的信心最大的勝利不是在現世藉逃避痛苦和死亡，生活在一個幻想的奇蹟式的、無病苦無束縛的世界裡，死後得到滿全。基督徒應在日常生活中，天天接受死

亡和把它變成爲救贖服務的工具。

死亡被吞沒。這話是一個很好的線索。有信仰的人是那種能把死亡融入他的身體和思想系統中，把它變成一種生活方式的人。痛苦和死亡不是某種臨到我們身上或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東西，反而是我們所做的某件事。

聖保祿說：「我天天冒死」，又說：「……我們這些活着的人，時常爲耶穌的緣故被交於死亡……這樣看來，死亡施展在我們身上。」
「我以爲天主把我們作宗徒的列在最後的一等，好像被判了死刑的人」，「凡以前對我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爲了基督，都看作是損失。……爲了他，我自願損失一切……參與他的苦難，相似他的死。」
這些話都很奇怪，不過它們似乎形成一種模式、一條可追隨的道路、一種可以選擇的生活方式。它們對基督徒有兩種作用：

一、基督徒每天練習死於這個世界。最後肉身的死亡就是每日死

於世界所導向的最後總死亡。他在死亡到來以前已先進行了他基本死亡的大部分。這應該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因為在領洗時，我們是受洗而進入一條生命與死亡之路。我們不只在聖事上歸於耶穌的死亡和復活，我們也投身於一個不斷地重複的、麥子落土被埋以便結實的模

式。

耶穌的死亡和復活，是在他也在我們之內與天主一同生活的正確模式。

二、耶穌的十字架，顯示天主如何利用痛苦、損失、邪惡和死亡以帶來美善。祂接下了撒彈最猛烈的攻擊，而把它變成拯救世界的工具。

同樣，天主也曾將發生在祂子民生活中某些最深重的苦難，變成祝福他們的家庭、部落、國家的通道。這樣一來，許多信徒就能「為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 1：24）

就是這樣，許多基督徒能在軟弱中、損失和苦難中站起來，並在基督的德能下，以他們從來沒有夢想過的程度，生活、工作和管理事務。

「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保祿宗徒說：「因為基督的德能在軟弱中才全顯出來。」

當李先生和李太太的家園、被從希瑪拉雅山吹襲的風暴捲去時，他們能充份了解這一點。因為這個重大的損失，反而使他們奮力救助了加爾各答成千上萬的印度教女孩子。

尼艾斯在斯里蘭加政府宣佈接收所有基督徒辦的學校後的當晚，在家裡痛哭流淚。在斯里蘭加約有百分之九十的學校都是教會和傳道團體開辦的。「基督宗教在斯里蘭加的前途完了，」他悲痛的呻吟，為這巨大的損失而傷心。不過，宗徒這段話，忽然湧進他腦子裡，「我的德能在軟弱中才全顯出來……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

候。」在這段話的光照之下，他欣然站起來，帶着一股新的喜悅去迎接這巨大的損失，認為現在正是基督的德能，在軟弱的教會裡工作的最好機會！

這就是接納。我對痛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納它。

我要對付痛苦

現在，我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對付痛苦。攻擊它，盡可能除掉它。在耶穌的公開活動期間，無時不在從事這種工作。即使當他讓迫害他的人對他施行殘酷的苦刑時，他也抽時間，替那個被伯多祿用劍砍下耳朵的人，把耳朵接回去。他在世時曾派遣門徒們出去醫治病、使死人復活、使癩病人潔淨、驅逐魔鬼等等。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分施。（瑪 10：8）

因此，我要利用天主在這個舊創造內所給我的工具和條件，控制

痛苦和培養人的身體健康、心靈的完整康樂。例如：能帶來身體上的利益的有：良好的食物、休息和運動、草藥的幫助、醫藥；外科和其他各種治療，某些有特別秉賦的人，具有神秘的治療力量；此外，氣候、職業、居住地點的改變，也能改善人的各種情況或病況；錘士等人強調的良好和有益的態度，對病人也能產生治療力量。

對於整個人類大家庭的保存和福利，我們盡量在教育、政府、工業、商業、藝術、傳播等各方面，作最大的努力。

至於保存和培養大地的果實和天然資源方面，我們現在有驚人的科學工具、探索和控制，加上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三十五億人的才能。

我知道自己在利用這些工具的能力和工作，都是非常有限的，想到這項工作的浩大，我不禁悲從中來。不過，即使只有幾個人能辛勤工作，他們也能阻止野草在整個大地上的蔓延。天主曾給了我們培養大地和盡量利用人力來建造它的工具。祂祝福這些工具和支持那些為

了人們的善和利益而使用這些工具的人們。因此，我大力支持這些人和他們的工作，同時我也要盡量利用各種工具——從浴室的藥箱到更複雜的器具和組織，這些器具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好處，並使它異常豐富。

此外還有精神方面的工具。這是新創造的工具。不過，除了有信仰的人之外，其他人是看不見的。它們是有力的工具，可以撕毀反對天主的一切，給人類帶來天國的光明、力量、生命和健康。

我們還有聖經。藉着聖經，人們可以躲避世界因肉慾而造成的腐敗，表現他們自己神聖的本性。我們也有祈禱和信仰，藉着它們，我們盡量利用天主的力量以追求善（參閱希十一章）。天主的家庭——教會，能淨化和治療我們，加強我們彼此之間的友誼。我們更有聖事、聖神的禮物，有信仰的基督徒的證明和見証。

有時，復活生活的力量，從復甦的精神河流湧出，就好像美以美

教派在英國創立的那個時期，英國能免除法國大革命流血和大破壞的悲慘事件。

有時，天主的力量透過肉身的治療、物質的革新、特殊的技能、精神方面的秉賦和高度的才能而來。

有時，復活生活的光輝，透過痛苦而放射出來，就像斯德望在城外被人用石頭擲死時，他臉上所閃耀的光輝一樣。

更多的時候是，耶穌的人們，因他的名而結婚、而生兒育女，帶着穩重的信仰，參與團體的聚會；帶着犧牲和信仰的精神，支持天國的工作；在言談和工作上不離主的真理；對他人表現體諒、忍耐和愛，不在盛怒下出言傷人；不以嚴厲的態度和在閒談中損害他人；不斷隨時隨地為生活中的一切感謝天主，明白這一切都基於祂的旨意而來。耶穌的生活、臨在和力量，就在這些行動和態度上，平凡和不太戲劇化地表現了。他們這些人，其實就是地上的鹽、世上的光。新年

代的健康生活，在他們身上表現（天主教在他們身上工作），這種生活有助於防止世界在末日以前趨向完全毀滅的危險。

痛苦的奧秘

我首先從主耶穌基督（尤其從十字架）那裡學會如何接受痛苦。然後我又從他那裡學會如何使用我所能掌握的各種工具去治療創傷、消除痛苦、減輕痛苦的感覺、卸除重負和安撫痛苦所造成的悲傷。

你可能說，這樣既想法接受痛苦，又想法解除痛苦是互相對立的事。我卻以為這是一個矛盾，因為矛盾不一定是虛假或不真的。這兩種似乎是對立的情況，都可在耶穌基督身上找到証實，同時，也在天主居住在他們之內和任意藉他們而工作的人們日常生活中，找到証明。

這是包圍着痛苦的這個奧秘的絕大部分！

本書作者二三事

莊納申

醫生直視着林德說：「我要把真象告訴你。你得了癌症。」林德就這樣得知自己獲絕症的消息。這天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也是他唯一的兒子的生日。一九七四年三月一日，星期五，林德升級的日子來臨。經過五年來的痛苦、懷疑、思考、並在與基督及家人建立的親密關係下，林德寫成了這本表達他個人信仰的小書：痛苦的奧秘。

林德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誰，做過些什麼？從他與生命的最後通牒奮鬥的這段記錄看來，他絕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林德是林家三兄弟中的老大，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三日生於中國河南省。他的弟弟約納丹是尼泊爾傳教士，另一個弟弟大衛卻在南印度傳教。林德的小學、中學時期都在中國受教育，到上大學年齡才回到美國進入明尼蘇達州聖比德的一間學院，三年後考進明尼蘇達州立

大學攻讀最後一年。之後他又分別在明尼亞波里斯州的奧士堡修院及依利諾州的奧古斯達納修院攻讀了一年。接着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他在明尼亞波里斯州的加略山信義會實習一年。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與也是在中國長大的蘇慧結婚。他們兩人一同加入信義會傳教組織：世界傳教祈禱聯盟會。他們從這項任命中找到自己作為基督徒的聖召和終生工作。

我在少年時期已認識林德，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很活躍的傳教領袖。我在一九四一年聖誕節第一次認識他，那時我和我的弟弟到明尼亞波里斯州旅行。當我們一踏進林德和蘇慧的家時，迎面是巨大而有標誌的旗，上面有十六世紀的提劍西班牙武士，似在強調希伯來書這一句：「不要懈怠，要效法那些因信德和耐心而繼承恩許的人。」（希16：12）在此，我不只認識一位二十六歲的青年，同時還見到一種生活方式。他的太太是極端效法耶穌基督的動人例子，她這種精

神，生動地表現在她對傳教事業的絕對服從上。林德的這種精神卻表現在他與世界傳教祈禱聯盟會的關係上。他作這個會的總主任有三十三年之久。

世界傳教祈禱聯盟會是大約一百二十個傳教士的聯盟，他們分別在阿富汗、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印度、墨西哥、扎伊爾、尼泊爾、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國家服務。他們投身於耶穌基督的傳教工作忠貞的精神，從服從、見証和與他們服務的對象之間的共融表露無遺。這個傳教士的聯盟的精神，與泰爾的中國內陸傳教服務這一類團體的傳統相同。他這個組織並不保證財政上的支持，但誓言隨時隨地爲傳教士及其家人祈禱，和堅持信仰。林德信賴上主的模範，已永恆地寫在與傳教士同盟有關的每一個人身上了。他的生活對於每個認識他、和他一同工作的人們，無疑是通向天主的救助的管道。

一九五四年開始，我受世界信義宗協會任命前往非洲傳教，因此

和林德有較多的接觸，並對他有較深的了解。我是傳教聖召的工作成員之一，因為職務的關係，我得知林德對於基督徒投身向外推廣傳教工作的事，非常關心。他對於我高興地服從教會的傳教使命，表示非常欣慰，正如他對世界傳教祈禱聯盟的其他弟兄的服從任命的態度，表示欣慰一樣。從這種廣大的胸襟和慷慨的精神，我們就可以估計一個人的份量。他不狹隘也不排斥他人，反而是個胸襟廣闊、開放和能包容異己的人。

一九六八年，當我出掌林德所屬的教堂牧師一職後，我和我的關係，又有了很不同的發展。林德和蘇慧多年來都是聖三一教堂的忠實信徒，而且從各方面協助教堂的工作。林德是一個資深的神學家、傳教士、能幹的行政人員、政治家和優秀的輔導人員。不過，更重要的是，從修德上說，他是地方教會一等的好基督徒。和他在一起，你就能得到肯定和鼓勵。他最有建設性和最有效的見証，是他追隨基督受苦的生活。

五年前，林德遵照雅5：13—16的教導，到我們的教會議會來要求傅油和祈求治療。最令人難忘的是這位滿臉病容，病懨懨的上主之僕，帶着純樸的信仰，來到他的弟兄面前，把他的情況交到上主手中的情景。

在以後的五年裡，林德生活在身體方面逐漸衰弱，而在信仰方面逐漸加強的張力之間。無數的問題不斷地向他投過來：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有時他像約伯一樣，處於溫和與關心但堅持和使人恐懼的責問之下。「如果你是一個有信德的人，爲什麼你的病得不到治愈呢？加深信仰！加強悔改！」這是這部書的金子接受煅煉的熔爐。

眼看着林德經驗過許多經驗和改變，親身聽到他對信仰所發掘的許多新層面與新理解，我感到非常驚異和佩服。林德最後的見証是他所寫的這些片斷：「我對天主每日的祈求，可以耶肋米亞書這段話表達：『上主，求你醫治我，我必能痊愈；你拯救我，我必能獲救，因

爲你是我的榮耀。」還有「我常將上主置於我眼前，我決不動搖，因他在我右邊。」『上主是我的產業，是我的杯爵。』我的基業，有祂爲我守着，因此，我把我的一切，交到主的手裡，由祂守着，讚美祂爲我所做的一切。醫治和救恩都是祂的規定與工作。『因此，我心高興，我靈喜歡，連我的肉軀也無憂安眠。』（詠16：9）這就是我安身立命之所由。」

有關他自己的葬禮的事，林德的遺囑這樣寫：「多時以來對我訓誨最深，和對我準備死亡最有用的聖經章節是詠二十三首其中的六句詩。這些詩對於穿過甚至生活在死亡幽谷的我，曾經是領受上主恩寵的特別工具。我曾宣講過這些詩句，自己的靈魂更日夜不斷地在它們宏偉的美善與仁慈的小巷間徘徊留連。我們從個人需要的深處，仰望和渴念上主的高處，呼求上主的救援。『主啊，如果祢願意接受我們的愛，請撒給我們一把星星。』上主聽到這呼求。天堂渴望大地的愛，所以它給我們撒下豐盛的星星。其中有一簇閃亮的星星，縮在聖

詠二十三首內。我們可以把它們撿起來，串在信仰的絲線上。掛着它們，我們可以在今天和明天，滿懷勇氣和希望，走向上主，張開雙手，和祂分享我們的寶藏。」

林德的書，亦如一把星星，投到在這個真實世界裡正在忍受痛苦的兄弟身上。這書從一個守紀律的生活提煉出來，他這克守紀律的生活，知道如何以一種特別的方式，投向世界的需要和向世人推薦它。

黎巴嫩有香柏。在西雍山上，天主的園圃內有橡樹。這些美樹都被砍下，用以建造天主的聖殿。由於它們，我們得到庇蔭、祝福、挑戰、說服和潔淨。林德就是天主園圃裡這樣的一棵樹。他是一個不折不扣已得到寬恕的罪人、一件陶器、一個有感情的人；但他讓主耶穌塑造他、支配他和利用他在世上這個朝聖的旅程。

他教導我們一心一德，完全投身於奉行天主對我們這一生的召喚。他教會我們，如何從默想天國的宣講中革新自己。他引導我們走

過地圖上找不到的地域，走進還未完成的天國的傳教召喚。他教導我們對天主保持純一至誠的信仰，相信天主會給人準備豐富的恩寵和普通的資源，以推行祂的工作。

在生活中、痛苦中、在返回天鄉的路上，他穩重而有紀律的日常見証是：「我把我的一切，交到耶穌手裡。」

我們感謝上主，我們這一生的工作，得到一位在痛苦中，相信天主恩寵的奧秘的弟兄鼓勵。他對主的一心一德，可和另一位保祿——保祿宗徒——這些話相比：「我所渴望的，只是認識基督，體驗他復活的大能；分享他的痛苦，仿效他的死亡，希望將來能和他一起由死者中復活。」

公教真理學會最新出版書籍介紹：

售價

天主教殯葬禮

(九十六頁)

二元五角

他們聽到了司鐸的召喚

(二百三十二頁)

十元

不朽的聖人

(二百七十二頁)

十一元

瑪利亞救贖之母

(一百八十四頁)

九元五角

耶穌的朋友

(三十二頁)

七元五角

都靈聖殮布的新鑑證

(六十四頁)

四元五角

窮幽中的呼號

(四十八頁)

四元

新書預告

紅氈上的祝福(連封套)

六元

神奇隱修院

九元

記者筆下的三位教宗

本書深入我們生命中許多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他一面切實地從聖經中尋找答案，一面很誠實地分析這些問題，使人明白，痛苦可能有一天會成爲他這一生不可逃避的命運。

W. E. Klawitter

本書作者透過他自己對痛苦的經驗，告訴我們如何面對痛苦的奧秘。書中所表達的，作者個人對聖經的洞見與應用，可幫助其他忍受痛苦的人，誠實和切實地面對痛苦。我們越了解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的困難，就越能了解天主爲我們生命所定下的目標。閱讀過這本優越的小書後，痛苦對於我已不是這樣的一個深不可測的奧秘，而是一個天主恩寵的工具。

Conrad Thompson